論語 卷之六

憲問 子張

衛靈公 堯曰

季氏

陽貨

微子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
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
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〇程
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
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
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
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
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

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輯註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

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

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寛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

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

産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輯註] 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

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盖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

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

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
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
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
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
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
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
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
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
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未詳是否

〇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

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

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

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輯註**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云云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

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
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
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
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自不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

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顔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反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汚下

輯註 雲峰胡氏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輯註】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注】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

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

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集註 胡氏曰不恭則失

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旣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覆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

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

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輯註】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輯註】如衛靈公顧蜚鴈而色不在孔

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

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illegible]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云云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

○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

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

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

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

遜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盖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旣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輯註】齊氏曰。孟子曰。孔

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云云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

以發之【輯註】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盖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輯】【註】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

德

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喩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學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旣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査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旣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收卷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輯註】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

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

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盖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顔子也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盖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黄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輯註】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絶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

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
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
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
道發此以爲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
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
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
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
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
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
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

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
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
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
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
而怨之 輯註 新安陳氏曰此卽成湯撿身不及
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爲求
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

○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

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没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輯註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者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

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

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盖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毁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盖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盖雖

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通　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爲衆人之衡鑑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輯註】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洩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䘏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

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

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輯註】問君子不諒可乎龜山楊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

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輯註】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烏能相爲謀乎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輯註】胡氏曰富者欲其贍也麗者欲其華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擧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

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
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爲季氏聚歛尤用事故夫子獨責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

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

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墻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

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輯註】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旣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

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

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

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

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

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

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

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

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

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

難

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亂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
見於面者貌擧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
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
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
吾聞其語矣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顔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
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輯註】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有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盖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輯註】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輯註】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證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輯註 潛室陳氏曰詩能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爲最近故聖人以此爲學者門戶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一五一五一五三一了尽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

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荅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

不辨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

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

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盖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盖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

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

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蔽遮掩也【輯註】胡氏曰如爲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

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輯註】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爲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輯註】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乳

入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輯註】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爲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輯註】新安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衆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輯註】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

爲不道然亦有禮樂盖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鄕原德之賊也

鄕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愿慤註讀作愿是也鄕原鄕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汚以媚於世故在鄕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

乙 커늘 하며 하야 하샤

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輯註】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鄙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輯註】新安陳氏

曰得謂得富貴權利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偷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

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輯註**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
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
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
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輯註】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廢矣云云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

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訕謗毁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

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

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

鄭陽傳曰接輿名陸通

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輯註 雙峰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

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

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盖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附註】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

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
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
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
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
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
人隱遯不汚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
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
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
者多矣然淸而不汚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
害義傷敎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

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播搖也鞉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旣皆稱賛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盖孔門自顔子以下頴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

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

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非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

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輯註】南軒張氏曰有過則改之而已小

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

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

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

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
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
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
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
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
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
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
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

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
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
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
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
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輯註

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眞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汚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輯註】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

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註] 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云云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

喩其至高自絶謂以毁謗自絶於孔子多與祇同
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
愼也
責子禽不謹言 〔輯註〕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爲知一
言不善爲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也【附註】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
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爲猶
可躡階梯而升也云云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
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
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
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

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

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集註】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云云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

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

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
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
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輯註】雲峰胡
氏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加
是懵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

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終

